

與約翰·紐邁亞同行四十載 漢堡。芭蕾 一座城市與一個舞團

時間快到7點，小咖啡廳開始熱鬧起來。人們三三兩兩在這裡聚腳，喝杯咖啡，再來點小餅乾，然後在時鐘走向7點半的位置時，紛紛離席，慢慢地穿過馬路。對面的漢堡國家歌劇院（Hamburg State Opera）門前，已聚滿了衣着光鮮的觀眾。

夏天的漢堡，7點多天仍是清亮，歌劇院的淡金色廊柱閃著愉悅的微光。回想起那一個個看演出的夜晚，每次順着人流向前匯集，我都頗有種「與各路英雄聚首共襄盛舉」的興奮感。

今年的漢堡，確有「盛舉」。享譽世界的漢堡芭蕾舞團為慶祝與藝術總監 John Neumeier（約翰·紐邁亞）同行四十載，特別籌劃長達三周的舞蹈節，19個演出呈現23段芭蕾舞表演，節目涵蓋 John Neumeier 不同年代的代表作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舞迷前往觀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漢堡芭蕾舞團提供

舞蹈節壓軸的，是星光璀璨的尼金斯基精選舞匯（Nijinsky-Gala XXXIX）。紐邁亞精選多個自己作品的片段，串聯成近六個小時的精彩表演，更邀請多個世界知名舞團的著名舞者前來助陣，說看得目不暇接一點不誇張。

演出開場前，德國文化部長 Bernd Neumann 專程由柏林趕來致辭，帶來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漢堡芭蕾舞團與紐邁亞的致賀，可見藝術家的重要地位。而整晚的演出，不只是對舞團藝術成就的呈現與致敬，也是舞團與觀眾的親密聚會。每個節目上演前，紐邁亞都會親自進行介紹及講解，時而幽默時而感性，觀眾跟着他的語調哈哈大笑，又時常親切呼喊他的名字。空氣中那自在又親密的味道，讓我恍惚覺得，自己不經意闖進了老朋友們客廳中的聚會。

藝術家與觀眾、舞團與城市間的親近感，在那一刻讓我不禁想起了雲門舞集與台灣。漢堡成就了漢堡芭蕾舞與紐邁亞，後者又令整個城市熠熠生輝。藝術與城市的甜蜜關係，這大概是最好的表述。

以《馬勒三》動人作結

當晚的演出，每個片段都特色迥異，紐邁亞的巧妙編排，也讓整晚節目呈現出極其順暢的情感波動。印象深刻的其中一段，是斯圖加特

芭蕾舞團首席舞者 Alicia Amatrian 與 Jason Reilly 跳的《奧賽羅》中的一段雙人舞。這是段十分安靜的舞段，也沒有太多高難度的技巧展示，但兩人傳達出來的濃稠情感卻令人屏息。Jason Reilly 的外形十分陽剛、健碩，但看他飾演的 Othello 無比輕柔地撫弄 Desdemona 的裙角，情人間的愛與溫柔盡被表露無遺。

最讓人感動的是整晚的結尾。在紐邁亞無比鍾愛的《馬勒第三交響曲》中，他安排舞團以前的舞者們上台與年輕舞者們一起演出。這些舞者有些已是一頭銀絲，身材也不復當年優美，但仍竭盡全力，哪怕顫抖着也要完成動作——那畫面竟成為當晚最美的一刻，傳承的意義，盡在不言中。

最後，伴隨着馬勒雄壯又蒼涼的音樂，紐邁亞走上台，與舞者擦身而過。如同交換了角色般，他替代舞者緩緩地做完最後的動作，然後轉身朝着舞台深處慢慢走去……那一瞬，舞蹈家與他的作品合二為一，飽含深情，又依依不捨。浮現在我腦中的，是紐邁亞在舞蹈節開幕時所說的話：芭蕾舞不是博物館中的陳列，它就在當下，也期許着明天。走出歌劇院，已是月朗星稀。

人人都愛紐邁亞

在漢堡的三個月，我趕上了這座城市最美的季節，阿爾斯特湖上雲影流轉，每到落日時分，天邊的豔紅一直燒到湖心，能讓人呆呆看上好久。我也趕上最精彩的芭蕾舞節，看完 Nijinsky-Gala XXXIX 的之後幾天，像中了魔一樣一直被甜蜜包圍，每每闔上眼睛，好像還能嗅到當晚劇院中的氣味，所謂的「餘音繞樑，三日不絕」，這次才真真切切體驗到了。

在漢堡，每次向人提起紐邁亞，總能見到對方眼中的熱切。在咖啡館裡偶然認識的女孩 Lena，專程從慕尼黑來漢堡看表演，說起紐邁亞的作品如數家珍。回香港的那天，在去漢堡機場的路上我和司機大叔閒聊，不覺說起看芭蕾舞，他高興地把手往方向盤上一拍，「雖然芭蕾舞的票有點貴，但我和我太太每年一定要去看一次 John Neumeier，那些舞蹈太美了！他的節目經常爆滿，要提前買票才行。他絕對是漢堡之光。」

約翰·紐邁亞的家鄉是美國威斯康辛的 Milwaukee，1973 年就任漢堡芭蕾舞團藝術總監前，他曾在斯圖加特芭蕾舞團跳舞，也曾擔任過法蘭克福歌劇院的芭蕾舞總監。在漢堡的四十年他創作不輟，至今已為漢堡芭蕾舞編創了超過 120 個劇目，而正在進行的 2013-2014 舞季仍然持續有新作品推出，其創作能量令人驚歎。

在漢堡，紐邁亞為舞團發展打造出完整藍圖，四十年過去，漢堡芭蕾舞團與紐邁



◀ 色彩繽紛的《Shakespeare Dances》為舞蹈節拉開序幕。
Holger Badekow 攝

▶ 慶祝舞團四十年的 Nijinsky Gala XXXIX 完美落幕。
Holger Badekow 攝

漢堡芭蕾舞團與香港

漢堡芭蕾舞與香港緣分不淺，曾三次在香港藝術節邀請下來港演出，分別是 1999 年的《仲夏夜之夢》與《伯恩斯坦之舞》，2003 年的《茶花女》、《尼金斯基》和《馬太受難曲》，以及去年的《馬勒第三交響曲》與《慾望號街車》。

香港藝術節節目總監梁瑋瑋說，1999 年漢堡芭蕾舞訪港時，對香港觀眾來說還只是個陌生的名字。「第一年可說是『鮮為人知』，可能因為那時對香港人來說，斯圖加特芭蕾舞團是比較熟悉並曾來過表演的。漢堡芭蕾舞團，則完全是陌生的。」她覺得舞團特色鮮明，特別是紐邁亞的編舞，「他對音樂的觸覺很有深度，對文學的研究也很廣泛，他也是少有的在作品中運用很多宗教音樂的編舞，比如巴哈的，莫扎特的，甚至直接編了韓德爾的《彌賽亞》，另外也還有《馬太受難曲》。很少人會那麼全面來做。他的多產也是當代編舞中少有的，而漢堡芭蕾舞團在劇目保存方面也做得很完整。」

回顧舞團來港演出的劇目，每個背後都有段難忘的回憶。比如《馬太受難曲》，這個首演於 1981 年的作品全

長 4 小時，是紐邁亞的代表作之一。「但我們那年去商談時，原來他已經停做了一段時間，對我們提出要這個節目也覺得挺意外。所以那次其實是特別為藝術節來重排了這個作品，然後在 Baden-Baden 也做了，到現在都被保留了下來。」今年漢堡芭蕾舞慶祝 40 周年，也特別在演出的首演地——漢堡的 St. Michaelis 教堂上演兩場《馬太受難曲》，紀念意義尤其濃厚。

2012 年《慾望號街車》來港，背後也有一段小插曲。當時梁瑋瑋到 Baden-Baden 為香港藝術節 40 周年挑選節目，對《慾望號街車》印象深刻。之後的一天早晨，紐邁亞約她喝咖啡商談劇目，席間熱切提議的，是到香港表演《小美人魚》，最終被梁瑋瑋說服改變了主意。

「從很早年開始，每次我去看演出，白天都總會去看他們不對外開放的表演現場錄像。那天早餐我就反對他，我說在藝術節的 40 周年，想要做他的一個 70 年代或者更早期些的作品，或是一些可能在亞洲區很難看到的作品。比如《馬勒第三交響曲》，或是《慾望號街車》。再加上那次在 Baden-Baden，看演出時碰巧遇到他的一



些日本的 fans，演出結束後我和他們一起走回酒店，他們聽說漢堡芭蕾舞團要去香港，就說『相信你們不會做《慾望號街車》吧』。於是那天早餐，我就和他談想要做《慾望號街車》。這個田納西·威廉斯的文學作品，並不是那麼容易做的，我想每個看過紐邁亞的這個舞作的人，都會有很震撼的經驗，就好像看 Pina Bausch 的《春之祭》，有一種引起你整個人內心騷動的東西在裡面。」

問梁瑋瑋對紐邁亞本人印象如何，她忍不住笑起來：「我以前總覺得他是高高在上，很難接觸的。但上次他來香港，我們吃了兩次飯，發現他很能和你講笑的，如果我專門『整蠱』他，讓他喝茶，或者鼓勵他去試他不想試的東西，他也 OK 的。」



■ 2012 年 John Neumeier（右二）攜漢堡芭蕾舞團造訪香港藝術節，右一為梁瑋瑋。照片由梁瑋瑋提供

專訪漢堡文化部國務秘書 Nikolas Hill 易北音樂廳 當代德國的新地標

漢堡與香港有幾分相似，是富裕的海港城市，與世界各地的通商也帶來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。但富裕的漢堡和富裕的香港所不同的是，漢堡人願意為文化一擲千金。

漢堡與音樂的緣分不淺，這裡是德國歌劇歷史的誕生地，1678 年興建的漢堡鵝市歌劇院（Hamburg Goosemarket Opera）就是最早的公民歌劇院之一。早期的歌劇院是由市民捐贈建造的，歌劇文化的歷史正見證了漢堡人對藝術的熱愛。

現在的漢堡，有駐紮在此的漢堡愛樂與北德廣播交響樂團，有繩索大街上蓬勃多元的音樂酒吧和定期舉辦的音樂節；這裡也是德國最為重要的音樂劇市場，被稱為百老匯與倫敦西區外的音樂劇第三城。正在興建的易北音樂廳（Elbphilharmonie），則將全世界樂迷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漢堡。

這個美輪美奐、造價高昂的音樂廳建在易北河畔，下半部由歷史悠久的海港倉庫改建而來，仍保留了特色的紅磚外立面；上半部則酷似一頂水晶皇冠，十分超現實。音樂廳的建築團隊是來自瑞士的建築師事務所「Herzog & de Meuron」，有點耳熟？沒錯，正是西九文化區 M+ 博物館的同一設計團隊。如同西九文化區的建造頻頻「出狀況」一樣，易北音樂廳的建造也是一波三折，預算由最初約兩億四千萬歐元飆漲到超過五億歐元，完工期也不斷延遲。今年四月，漢堡市長 Olaf Scholz 公佈，項目預算最終估計為七億八千九百萬歐元，預計將於 2017 年春天開幕。

在漢堡訪問文化部國務秘書 Nikolas Hill 博士，聊起西九，也間起易北音樂廳所面臨的窘況。以為他會拐彎抹角轉換話題，他卻正面表態——放長眼光，易北音樂廳將成為「當代德國」的新地標。

他認為，漢堡音樂歷史悠久，易北音樂廳的興建不僅只是打造一個新場地，而是讓政府與社會有機會一起重新思考漢堡作為「音樂城市」的定位，並藉着音樂廳的建造延展其他的音樂項目。「比如，在漢堡，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教育下一代是個重要的問題。從文化角度來說，從小教孩子們學習樂器會是個好辦法。也許這在中國早已十分普遍，但在德國，我們開始在小學中實行『每個孩子擁有一個樂器』的項目，讓兒童可以有機會體驗不同的樂器，再選擇自己所喜歡的。這樣的教育項目也是建造音樂廳的動力之一。建造易北音樂廳，不僅是為了吸引遊客，而是為了這個城市本身的文化內涵。再比如，因為這個項目，我們打造『作曲家的角落』，一個關於曾在這個城市工作生活過的作曲家的博物館。可以說，這些都是建造音樂廳、這個大型計劃的『副作用』。我們希望借此更聚焦於這個城市的音樂傳統，與其發展的未來。易北音樂廳不僅是一個地標，我們對它懷有很高的期望，希望能請世界一流的樂團、演奏家、演唱家來表演，也希望借此來鼓勵漢堡的樂團和音樂家，提升自己的藝術水準與競爭力。」

Nikolas Hill 說，每每提起德國，大家都聯想到勃蘭登堡門等歷史建築，但這些建築的建造多是國家行為——「可能是因為皇帝或牧師喜歡而建造」，而非由社會驅動。易北音樂廳則不同，「漢堡社會是它的最大推動力」。會這麼說大概和音樂廳建造的募款方式也有關係，除了政府的投資，許多漢堡市民都積極捐贈款項，「我想德國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地方的人，像這裡一樣願意捐贈大筆金錢去推動項目，我們已經籌得超過七千萬歐元的捐款，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一筆。在剛開始時，幾乎三分之一的總預算是私人捐贈，對歐洲，特別是德國來說，這是非凡的。捐贈者中有的生意人，有的就是普通市民，每個人都參與其中，有人捐贈 100 歐元，也有人捐贈兩千萬或三千萬。」

不久前，西九 CEO 連納智也說，希望向香港商界募捐一百億。富裕的香港人是否如同富裕的漢堡人一般慷慨？我們拭目以待。

文：尉瑋



■ 在易北河上遠眺正在建造中的易北音樂廳。尉瑋攝